

解读大清开国传奇 揭开三朝宫廷秘史

下

(台) 杨海薇 / 著

孝庄秘史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孝庄秘史/杨海薇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063-2590-X

I. 孝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2858 号

孝庄秘史(上、下卷)

作者: (台) 杨海薇

责任编辑: 韩星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750 千

印张: 27

插页: 6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590-X/1·2574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十七章

夜色朦胧，三官庙外戒备森严。

多尔衮站在台阶下，看着空中飘舞的雪花，脸色铁青，他想起皇太极含着杀机的话：多尔衮，这出戏……很麻烦，弄个不好，玉儿被发现身份，后果不堪设想！反正你挑选侍卫，布置在三官庙外围，万一……

多尔衮“哼”了一声，在心里说道：万一真出了事，皇太极，你是要杀洪承畴？杀玉儿？还是把所有人都杀了灭口？玉儿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险？

而此时永福宫寝殿里，大玉儿妆饰已毕，不华不俭的服饰，看不出她的身份。她怔怔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神色凄楚。苏茉尔走过来，手里拿着貂氅，准备为她披上。

苏茉尔有些忧虑地道：外头……下雪了。

大玉儿没有言语，她走到床边，看着刚睡着的福临，眼神里流露出无限怜爱。她想想这次要用美色劝降洪承畴，觉得十分委屈，两行泪水止不住流下来，她怕人看见，连忙将泪拭去。临出门前，她轻轻吻了吻福临的小脸蛋，又给福临掖了掖被子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夜晚，飘起了鹅毛大雪。纷纷扬扬的雪花把世界装扮得十分美丽。

三官庙门前，皇太极、多尔衮、范文程三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囚禁洪承畴房屋的窗外，凝神细听室内的动静。

洪承畴烦躁地在屋内踱来踱去，他猛地将桌上的佳肴美食用力推翻，地上一片狼藉。

洪承畴跌跌撞撞，昏乱地狂吼着：杀了我！你们这些清狗快杀了

我！洪承畴生是大明之将，死是大明之鬼，要我投降，妄想！有种就杀了我！

洪承畴跌靠在墙边，捶胸撞头，神情极为痛苦。这时，只听身后传来莺声啾啾的软言相问：你就是大明朝的洪经略吗？

洪承畴吃了一惊，微睁双眼，见门口站着一位绝色丽人，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要么就是眼花了。他有些失态地呆看着那位丰姿绰约的满洲女子，那女子嫣然一笑，端着小酒壶一步三摇地走来。

洪承畴揉揉眼睛诧异地问：你是谁？

大玉儿淡淡一笑道：听说，经略一心殉国，小女子心中敬佩，特来一睹威仪。

洪承畴一听，连忙收敛心神，勉强站直身子，冷冷地道：我殉我的国，与你什么相干！敢情你也是花言巧语来劝我归降的吗？哼，省省力气，快走吧！

大玉儿红了眼眶，仿佛委屈万状：深宫里头规矩大，万一我被发现，立时就有杀身之祸。若不是真心仰慕经略，小女子何需冒险前来？谁晓得，经略对我疑心这么重！唉，也罢！

大玉儿珠泪盈眶，转身就想走，洪承畴忍不住叫住她：姑娘！

大玉儿回头幽怨地看着洪承畴，楚楚动人。

洪承畴黯然道：我是将死之人，何劳姑娘枉顾？若是连累了你，我又……于心何忍？

窗外，皇太极闻言一笑，范文程示意别出声，多尔衮暗自摇摇头，对洪承畴感到不屑一顾。

大玉儿慨然道：经略不怕死，我也不怕！我之所以冒死前来，只因为不忍心。大丈夫死就死，就算杀头，也不过是一瞬之痛，但绝食就不同了！我看，经略身骨强壮，恐怕还有三五日的折磨。这样细煎慢熬地活受罪，太教人为你难过了！

大玉儿说着，落下泪来，如雨打梨花更是娇媚动人。

洪承畴痛苦地：姑娘，请你别再说了！

大玉儿拭去泪，举起手中的酒壶，诚挚地道：小女子不忍看见经略受苦，特别调制了一壶毒酒，喝下去之后，一个时辰才慢慢毒发，看起来就跟饿死的一样。这么着，既免你煎熬之苦，又成全你殉国之义。来，

喝了吧，别辜负我一番心意。

大玉儿将酒壶递向洪承畴面前，洪承畴看着那壶毒酒，挣扎着犹疑着……

大玉儿诧异道：怎么？经略死都不怕，却怕一壶毒酒？

洪承畴被这话一激，咬咬牙，抢过酒壶来仰头就喝。

洪承畴喝完，颓然放下酒壶，眼眶微湿。

大玉儿认真地：恭喜经略，求仁得仁，尽忠殉国。

洪承畴心中惨然，不觉叹了一口气。

大玉儿娇滴滴地问：莫非经略心中，还有未了之事？

洪承畴皱着眉头，神色黯然，沉默不语。

大玉儿试探着问：经略可是心里挂念着父母、妻妾、儿女？

洪承畴神情一紧，又忍不住发出一声悲哀的叹息。

大玉儿叹道：“逝者已矣，生者何堪。”往后，经略的家人，怕是都得过着以泪洗面的凄苦日子了！

洪承畴在内心挣扎了一会儿，说道：难得死前遇上这么一位红粉知己，告诉姑娘也无妨。我战败被俘，个人生死倒不怕，就怕皇上诛我满门……

大玉儿惊讶道：还有这种事？

洪承畴苦笑：怎么没有？多不胜数！

大玉儿义愤填膺地怒道：怪了，大明皇帝不准臣子打败仗啊？打败仗就要杀人全家？他难道不知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，就算是天兵天将，也没有把握能百战百胜啊！像我们皇上，还时常把被俘的将士赎回来，非但不罚，还各有升赏。因为，若不是勇敢作战，哪会阵前被俘呢？哼，有句话我不吐不快，大明皇帝啊，当真是心狠手辣！

洪承畴好似被一箭穿心，以手撑桌，低下头，痛苦得说不出话来。

窗外，范文程暗暗点头。心中佩服大玉儿言辞犀利，句句都击中了洪承畴的要害。

大玉儿的手轻轻搭上洪承畴的肩，目光里柔情似水，音色甜美地道：比方说这一回，要不是王朴、唐通他们胆子小，带着五万人马趁夜临阵脱逃，而且中了埋伏，全军覆没，害得经略只剩一万人马守松山，经略又何至于兵败被俘呢？该杀该罚的是他们哪！

洪承畴神色大变，突然退后一步，警戒地看着大玉儿质问道：你不是个小宫女吗？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？

窗外范文程、皇太极神情一凛，多尔袞更紧张得不觉去手握刀柄。大玉儿先是一怔，但随即银铃般笑了起来，笑靥如花。

洪承畴冷冷地道：你还没有回答我！

大玉儿笑道：经略啊，您不懂我们大清的风俗。满蒙女子可不像汉人女子那般柔弱，裹着小脚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大清国哪个女子不能打猎骑射啊？寻常本领而已！有时咱们关心战场胜负、关心国势消长，更甚于关心父兄子侄的安危呢！

洪承畴神情放松，怔怔地道：难怪清国，会壮大如此之迅速。

大玉儿接着说道：像这回的大捷，谁不是津津乐道啊。比起别人，我还算知道得太少呢！比方说，咱们姐妹也时常谈起，真是好奇，明朝那位洪经略……

大玉儿故意停下，睨着洪承畴微笑，洪承畴忍不住好奇，便问道：不知……姑娘们都说我什么？

大玉儿：大家都说，能令皇上如此求才若渴的人，究竟是怎么个文武双全呢！有些没见过识的，笑经略愚笨，好好的高官厚禄不要，偏想寻死；我就告诉她们，这正是难得一见的忠肝义胆啊！

一丝得意虚荣自洪承畴心中涌起，他不禁微笑起来。

窗外，范文程、皇太极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多尔袞更禁不住伸手揩汗。

洪承畴凝视着大玉儿问道：姑娘，你对我是这个想法？那见了我以后呢？可曾失望？

大玉儿羞涩地转过头去，柔声道：您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虽然饿了这些天，却仍是英气逼人……

洪承畴凝视着大玉儿美丽的侧影，实在忍不住心猿意马，上前拉住她的衣袖，哀求道：我死在眼前，顾不得脸面了！求姑娘成全，容我死于花下，我死也瞑目！

窗外范文程、皇太极闻言面色微变，多尔袞更气得差点要冲进去，咬咬牙终于忍住。

大玉儿回身挣脱，泪眼盈盈道：经略有惜玉之心，小女子岂无怜才之意？只是，经略一心求死，以后……我怎么办？唉！我看，我还是走

吧！

大玉儿叹了口气，抽身便走，洪承畴情急之下抓住大玉儿的手，求道：姑娘留步，可怜我将死之人，请多陪我一会儿，跟我说说话！

大玉儿娇嗔道：说话可以，不过，不许再动手动脚的啊！

洪承畴放开她，苦笑着点点头：好好好！唉！临死之际，能饱餐秀色，也好！

大玉儿娇笑道：我就知道，洪经略毕竟是读圣贤书的君子。只不过……

洪承畴忙问：只不过什么？

大玉儿：听说圣贤书上有一句话，叫“民为贵，君为轻”，是不是啊？

洪承畴点头：是，你记的不错。

大玉儿失笑道：喔，瞧我，经略是两榜进士，我还在这儿“孔子门前卖文章”！不过，我觉得那句话很有道理哪！君，只有一个人，是好是坏，没准儿！而民呢，可是千千万万善良安分的老百姓啊！请教经略，如果到了不可兼得，只能选择其一的关头，是宁可负君，还是宁可负民呢？

洪承畴迟疑着：这……

大玉儿叹道：唉！可惜我只是个小女子，不是洪经略。

洪承畴问道：倘若你是我，会怎么做呢？

大玉儿：倘若我是经略，便会暂舍忠君之名，宁取爱民之心。皇上如此看重经略，经略如果能帮助两国谈和交好，就此消弭战祸，岂不是功德无量？到那时候，天下人谁不敬重您的苦心？

洪承畴怔怔听着。这时，梁上的燕巢中落下一块燕泥，沾在他肩上，他一面怔怔地想着，一面下意识地小心拂去燕泥。大玉儿将这动作仔细看在眼里。

半晌，洪承畴方沮丧地长叹道：唉！说再多也没有用。横竖我一时半刻就要死了！什么平生志向，什么千秋功业，一壶毒酒喝下，就一死百了，再也没有希望了！

突然，大玉儿掩口娇俏地笑了。

洪承畴不解地问：姑娘笑什么？

大玉儿笑着道：哪儿来的什么毒酒啊！您方才喝的是千年老山人

参熬的汤，一碗喝下去，少说也有五六天可活命呢！

听到这话，洪承畴如遭青天霹雳，脑中一片轰然，惊怒地大声问道：什么？你……

大玉儿微微一笑，轻移莲步走到门边，出门前回眸一笑道：小女子真的是一片慈悲心肠，将来啊，你就知道了！

大玉儿闪身出门而去。洪承畴追上去，门已上锁，他大力敲门，吼道：回来！姑娘！你回来！

洪承畴停下动作，心中惊疑，神色阴晴不定。他愤怒羞悔得差点晕过去，不是因为受骗，而是因为心中不自觉涌起的死里逃生的喜悦。

洪承畴怔怔地自言自语道：这位姑娘，她到底是谁？

窗外，范文程、皇太极相视一笑。多尔袞喘口气，一颗心落了地，暗谢神明保佑！

夜里，皇宫书房里亮着灯光，屋外传来打更之声。

大玉儿低着头沉思，皇太极走过来握住她的手，神情感动，却又难以启齿。他神色复杂地喃喃道：玉儿，辛苦你了！

大玉儿淡淡地：玉儿只盼达成使命，不敢居功。

皇太极笑道：洪承畴他一时可死不成了！

他忽然想到什么，担心地问道：唉呀！倘若过了这一时，他还是要死呢？

大玉儿肯定地说道：他不会死的。

皇太极诧异地：你怎么知道？

大玉儿郑重地：连梁上落下一块燕泥，他都要小心地拂去。他对一件衣服尚且如此爱惜，何况是他的性命？

皇太极点点头：嗯，你说得不错。

大玉儿继续道：他心里已经有八分动摇了，只是没有台阶下。如果皇上能待之以殊礼，他就降定了！

皇太极满意地大笑起来，半晌方笑道：玉儿，你不但是“满蒙第一美人”，而且是“后宫第一谋士”！

大玉儿淡淡地：皇上谬赞了。玉儿只不过是皇上身边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学了一点皮毛罢了。

皇太极闻言，似觉话中有话，有些尴尬，他试探地问：玉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

大玉儿沉默不语，好半晌，方勉强一笑。皇太极感激地握紧她手，将她搂入怀中。

皇宫崇德殿，庄严肃穆。

皇太极威严地坐在大殿宝座上，多尔衮站在宝座一侧。

两个侍卫将挣扎不已的洪承畴拉到御阶前，洪承畴昂首站住，桀骜不驯地怒瞪着皇太极。

多尔衮皱眉不悦，戟指怒道：见了皇上，为何不跪？

洪承畴瞪多尔衮一眼，重重哼了一声，扭头看别处。

多尔衮怒吼道：洪承畴！你……

皇太极做了个手势阻止道：十四弟！

这时，大玉儿从宝座后面走出来，站在宝座另一侧，无比雍容华艳。

大玉儿微笑道：洪经略，我亲手熬的参汤，味道还不错吧？

洪承畴转过头看着她，大惊失色，瞪目结舌：姑娘，是你！

多尔衮呵斥道：不准对庄妃娘娘不敬！

皇太极和蔼地：这位是朕的永福宫庄妃，你们不是见过了吗？

洪承畴涨红了脸，凝视着大玉儿，他的眼神里，糅和着惊讶、恋慕、羞愧、埋怨……十分复杂。多尔衮看在眼里，心中大为不悦。

皇太极笑了笑，站起身，步下台阶，走到洪承畴面前，打量着洪承畴。洪承畴不禁低下头去。皇太极仍和蔼地微笑道：春寒料峭，洪经略征衣单薄，千万别受凉了。

说着，皇太极解下自己身上的貂褂，披在洪承畴身上，洪承畴一怔，十分感动，又见皇太极诚恳地凝视着他。洪承畴低下头，下意识地伸手抚着貂褂出神。

大玉儿催促道：洪经略，别再犹豫了！

洪承畴低着头，沉思半晌，叹了口气，单膝跪下道：皇上……真乃明世之主！

皇太极满意地笑了，将洪承畴扶起，诚恳地凝视着他。

洪承畴发誓道：罪臣以败军之将，蒙皇上不杀之恩，愿降大清，为皇

上肝脑涂地。

皇太极喜道：朕得洪先生相助，如虎添翼，愿我君臣同心，共创盛世！

多尔衮见此情景很是不快，酸甜苦辣，各种滋味都有，大玉儿微微叹了口气。

盛京郊野，空气清新，绿树茂盛。

皇太极兴致颇高，一马当先，在原野上飞奔，大玉儿与多尔衮紧随其后。

皇太极在一个山冈上驻马观赏如画的风光，大玉儿、多尔衮随之赶到，停下马来。皇太极神采飞扬，拿起皮袋喝了一大口酒笑道：好酒！今日收伏了洪承畴，朕实在太痛快了！哈哈……

多尔衮有些不悦地道：皇上待洪承畴，好得太过分了！

皇太极一笑道：十四弟，我们千辛万苦，连年征战，为的是什么呢？

多尔衮答：自然是想入主中原，夺取明朝的天下。

皇太极又问：可是，中原如此之大，山川道路风土人情，是你清楚还是我熟悉？

多尔衮：咱们又没进过关，哪儿晓得呀！

皇太极：那就是了！玉儿，记不记得，先帝在萨尔浒那一仗，是怎么赢的？

大玉儿笑道：皇上讲过好多回了！

皇太极故意严肃地说道：那你说，考考你的记性。

大玉儿想了想道：萨尔浒那一仗，汉人的将领杨镐是南方人，不熟悉北方的地理、气候，没料到河水结冻，冰上可以跑马，这才让我军占得先机。

皇太极点头：同样的道理，一人中原，我们都是瞎子，可那洪承畴是南方人，在北方做官，中过进士，又四方征战，中原的形势民情，他大多了然于胸，一旦入关，有他来替我们领路，十四弟，你说我该不该高兴？

多尔衮点点头，若有所悟，皇太极笑着又喝了口酒道：玉儿，招降洪承畴，你是功不可没。

他说着亲昵地拍拍大玉儿的脸，开玩笑道：我看，与其说他降的是

大清,不如说他降的是你呢!

大玉儿嗔怒道:皇上醉了,尽爱说笑!

多尔袞很是尴尬,一阵心痛,扭过头去不看他们。

大玉儿偷窥到多尔袞的神情,伤心地低下头去。

冬天的皇宫花园,枯寂冷清。

大玉儿披着貂氅,孤独地站在细雪中,神情凄楚。

此刻多尔袞驻马在山坡上,遥望着远处大玉儿的永福宫,神情悲伤难过。

大玉儿看着满地皑皑的白雪,心中一边思念着多尔袞,一边在花园中专心地堆起雪人。

苏茉尔远远走来,沉默了一会儿,轻声道:格格,用膳了。

大玉儿头也不抬地道:我不饿。

苏茉尔沉默了片刻,红了眼眶道:从三官庙回来,十几天了,您都不饿。

大玉儿脸上闪过一丝痛苦说道:不要再提了!

苏茉尔眼眶里泪光闪闪,她缓缓跪下,哽咽道:我真该死!什么都不懂!我错了!我不该撵掇格格去的。

大玉儿缓缓将她扶起,拍拍她的手,含泪微笑道:没事儿,与你不相干!

苏茉尔悲伤地叫道:格格……

大玉儿打断她的话,勉强一笑道:别说话,来,帮我堆雪人!

大玉儿继续堆雪人,苏茉尔含泪看着她,也上前帮忙。

多尔袞筋疲力尽地回到睿亲王府。

一个侍女见了忙上前迎接,施礼道:王爷回府了?

多尔袞不语,检视着自己的马鞭。他在回廊里走了几步,听见暖阁中隐约传出小玉儿及女人们的哄笑声,于是停下脚步,问道:谁啊?

侍女答道:是福晋,请了几位王爷、贝勒的福晋来叙叙。

多尔袞正想转身避开,忽闻笑语中夹杂着庄妃二字,便又停下脚步,回头对侍女道:忙你的去吧!

侍女离开后,多尔袞走向暖阁窗外,侧耳细听。

暖阁内，小玉儿与两个福晋笑着烤火、吃点心，漫无边际地闲聊，侍女雁儿忙着递茶递烟。

小玉儿故意问道：你们没看见啊？那天皇上摆庆功宴，后宫里该来的都来了，怎么……就独缺庄妃呢？

问罢，三人好像心知肚明，又都不说破似的吃吃笑起来。

福晋甲：可惜我家王爷不肯去。他气坏了！

小玉儿：是啊！一个被俘的败军之将，不杀已经便宜他了！哪儿来这么多工夫跟他磨！而且降就降了呗，皇上还又贺又赏的，捧得跟天王老子似的！那亲贵们出生入死，又算什么？

雁儿婉转相劝：福晋啊，别说这个了，想来皇上有他的道理。

小玉儿反问：若是有道理，拒绝赴宴的王爷贝勒会这么多吗？

福晋乙：咱们气在心里，可是不敢不去。那天在庆功宴上，的确没看见庄妃。

小玉儿：你家贝勒爷还是刺了洪承畴一下啊！我记得诚贝勒问他，经略被俘，始终宁死不屈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让经略改变了主意？

福晋甲笑问：那姓洪的怎么说？

福晋乙：姓洪的支支吾吾，说什么……皇上仁厚啊、天命难违啊……

小玉儿笑着接话道：皇上不但仁厚，还慷慨呢！慷慨到连自个儿的庄妃都给舍了！不晓得咱们那第一美人使出了什么解数，死也不降的洪承畴，却降了她？看来她的狐媚功夫，连死人都弄得活！

福晋甲乙虽然哄笑，但并不接话。

小玉儿鄙夷地一笑，接着道：哼，三官庙里，孤男寡女的，谁知道他们演了什么好戏！

福晋甲乙互望一眼，暗吃一惊，不敢搭腔，小玉儿说完，自己大笑起来。

雁儿察言观色，觉得有必要制止，便向小玉儿使个眼色，婉言劝道：福晋，聊点儿别的吧！宫里的事儿，议论多了不太好！

小玉儿生硬地说道：在宫里他是皇上，在府里我是主子！我爱说什么，谁管得着！

雁儿不再说话，皱着眉头暗暗发愁。

窗外的多尔衮听了这些话，气得脸色铁青，怒火中烧，他双手紧紧握着马鞭，恨不能冲进去对着小玉儿一顿皮鞭。

送走两位福晋，小玉儿一面走进寝室，一面对身后的雁儿道：诚贝勒福晋送的银鱼倒好，今晚弄个火锅儿……

雁儿嘴里答应着，突然神情一怔，小玉儿看雁儿表情不对，转头朝雁儿眼神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多尔衮面色铁青地坐在梳妆台前。他仍着骑马装束，手里握着马鞭。

雁儿紧张地颤声道：奴才……给王爷请安！

小玉儿睨着多尔衮叫道：哟，稀客啊！

雁儿暗中一拉小玉儿，微微摇头，给了她一个劝告的眼神。小玉儿想了想，忙摆出温柔的神色，上前问道：王爷，刚驰马回来啊？怎么没人伺候您更衣呢？

雁儿小心翼翼地问：王爷在这儿用膳吧？奴才去叫他们赶紧预备。

雁儿行礼出去。好半晌，多尔衮都一言不发。

小玉儿娇嗔地低声道：既然来了，怎么又不说话？

多尔衮强迫自己镇定，尽量和气地问：方才你跟福晋们说的那些话，是哪里听来的？

小玉儿掩口嗤笑：怎么，堂堂的睿王爷，也会听壁脚？

多尔衮强抑着怒火：说！

小玉儿不在乎地：我也不记得哪儿听来的，反正这些话早就暗地里传遍了！

多尔衮愠怒道：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，才会有谣言这种东西！

小玉儿不悦地：话又不是我说的，它自己要跑进我耳朵里，我也没法子！

多尔衮霍地起身，逼近并怒视小玉儿道：这种鬼话，你听进去已经不该，竟然还添油加醋，讲得那么动听！

小玉儿强辩道：你怎么知道鬼话？不过我怎么知道没有？

多尔衮怒吼道：难道你又亲眼看见？

小玉儿语塞，又不甘示弱……大家都这么说，想必是无风不起浪呀！

多尔袞大怒：就是你们这种人在兴风作浪，无知透了！

小玉儿涨红了脸，恼羞成怒大叫起来：无知？哼，何必当别人都是傻瓜！既然她做得出这种丑事，就别怕人家议论嘛！

多尔袞怒视着小玉儿：你说谁做了丑事？

小玉儿怒答：还有谁？不就是你那念念不忘的心上人？大清国尊贵的永福宫庄妃呀！哦，难怪你没事来找茬儿，原来是吃醋了，迁怒到我头上！怎么样？滋味不错吧？一想到你那大玉儿，给洪承畴揩脸洗脚、伺候他到被窝里的样子……

小玉儿一语未了，多尔袞突然反手一耳光打得她一个踉跄。

小玉儿扶住桌子，又惊又怒，抚着脸，转头瞪着多尔袞：你打我？

多尔袞气恼地：打你？凭你那些胡言乱语，杀了你都不为过！

小玉儿更加惊怒，她冲上前去对多尔袞一阵乱嚷乱打：杀我！你杀了我啊！有胆子你就杀了我！你凭什么杀我？

多尔袞盛怒之下将她推倒在地，怒叱道：凭什么杀你？凭你出言辱及皇上，就是一款大不敬的欺君之罪！

小玉儿喊道：你瞎说，我哪有辱及皇上？

多尔袞：你说庄妃去劝降洪承畴，做出了丑事，我问你，那皇上成了什么？

小玉儿一怔，说不出话来。

多尔袞气得用马鞭指着她，恨恨地道：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万一那些话传进皇上耳朵里，查问起是谁说的，到时候你躲得掉吗？杀身之祸就在眼前，还不觉悟！

小玉儿声音微弱地道：可我是……睿王福晋啊！

多尔袞冷笑一声，怒骂道：无知的笨蛋！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告诉你！当年代善哥哥的继福晋，因为虐待前头福晋的儿子硕托，惹得父汗大发雷霆，代善哥哥他亲手杀了继福晋，向父汗求饶，可还是弄丢了太子宝座！人家不过是虐待前妻之子，你却是嘲辱当今皇上戴了绿帽子，论情节谁轻谁重？你说你该死不该死？！

多尔袞的一番话小玉儿吓得脸色发白，惊惧地低下头，她嗫嚅道：那我……我以后不说就是了！

多尔袞举鞭重抽了一下桌子，小玉儿吓得身子一颤。

多尔袞怒吼道：警告你，再让我听见你讲一言半语的是非，我就自己去跟皇上请罪，免得东窗事发，你自个儿找死不打紧，还连累我三兄弟满门遭殃！

多尔袞气得无处发泄，用马鞭将桌上所有东西扫落在地。雁儿正好端茶进来，吓了一跳。

多尔袞喘着气，狠狠地撂下话来：糊涂！混账！你的见识还不如一个丫头！

他指着小玉儿喝道：问问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我多尔袞的福晋！多尔袞愤然转身离去，雁儿怔怔地端着茶，手足无措。

小玉儿大哭起来，雁儿连忙放下茶，上前拍抚道：不是相敬如宾、安静了好一阵子吗？怎么又闹得这么凶呀？

小玉儿哭道：为什么我无论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他都挑得出毛病！难道他不晓得，我恼恨、嫉妒、使性子，都是因为他！都只是为了跟他赌气！气他不把我放在心上！气他娶了我却不疼我！为什么！

小玉儿哭得昏天黑地，伤心欲绝。雁儿无奈地拍抚着她，暗自叹气。

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大玉儿以身相许，劝降洪承畴的事已成为宫中公开的秘密。孝端后听到耳朵里很是恼怒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她担心大玉儿会受不了。这日，她来到永福宫暖阁劝慰大玉儿。

孝端后拍拍大玉儿的手，懊恼地叹气道：唉！是谁漏了口风？明白内情的不过这么几个，都不会呀！不知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把蛛丝马迹凑在一块儿，胡说八道，暗中宣扬。

大玉儿却很平静，一副洞彻世情的神色：姑姑，别猜了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孝端后烦恼地流泪道：真是糟糕！怎么办呢？又不能贴张告示，也不能逢人就解释。

大玉儿反过来安慰她：这种事儿是越描越黑。不要紧的姑姑，我可以装听不见，装听不懂啊！人家传得腻了，自然就停了！

孝端后拭泪道：只是，太委屈你了。

大玉儿微微一笑：没事儿，玉儿……早就习惯了！

大玉儿的神情，令孝端后又难过得低头拭泪，半晌，方道：经过这件事，皇上总看见你的真心了吧？从今以后，他会像从前一样，对你……

大玉儿打断她的话：姑姑，您不明白。从皇上开口要我劝降的那一刻起，玉儿之于皇上，便只可为臣、难以为爱了。

孝端后怔住，不知说什么。

窗外屋檐下，溶雪滴滴落下来，似泪一般。

转眼两年过去，七岁的福临和贵太妃五岁的儿子博果尔都已茁壮成长，像两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。他们小哥俩经常一起玩耍，这日他们又缠着侍卫带他们到郊外来玩儿。春日的郊野，山林蓊郁，溪水潺潺，风光明媚。

几个侍卫将两匹小驹带到福临、博果尔面前，小哥俩兴奋地地上前抚摸着马。

突然，博果尔看见远处一骑奔来，便大叫起来：福临哥哥，你看！大哥来了！

只见豪格单骑驰来，马术了得，飞驰急转，控缰自如。

福临、博果尔睁大了眼，神情赞叹而艳羡。

豪格驰至福临、博果尔身边，飞身下马，小哥俩抓着豪格直喊：大哥教我！先教我！

豪格大笑，一面将福临、博果尔先后抱上小马驹，一面叫道：福临，博果尔，来，大哥陪你们练练骑马。

豪格一面让他们抓好缰绳、纠正姿势，一面道：别紧张，用你的信心，用你的动作，告诉马，你非得听我的话不可！

豪格轻拍一下小马驹，喊声“走”，小马驹轻快地走起来，小哥俩既紧张又兴奋。

豪格骑马跟在一旁道：放心，大哥护着你们！

小哥俩大喜，轻踢马腹，小马驹缓缓跑起来，豪格微笑着紧紧跟随。

皇宫御花园中，春花灿烂，福临与博果尔在比赛踢毽子，又笑又闹，分别照顾他们的李嬷嬷、赵嬷嬷，在旁紧张地守护着。

不远处苏茉尔大声喊：九阿哥！十一阿哥！快来吃点心！

福临、博果尔闻唤，争先恐后地向花园暖阁跑来，李嬷嬷、赵嬷嬷匆

忙跟上，生怕有半点闪失。

皇太极、孝端后、大玉儿、贵太妃有说有笑地环坐一起，侍女在一旁伺候着。这个小型家宴，气氛十分愉快。

福临、博果尔奔过来，扑到皇太极身旁，皇太极乐得合不拢嘴。福临告状：皇阿玛！博果尔他抢我的毽子！

大玉儿忙道：福临，你是哥哥，要让着弟弟！

福临听话地：知道了，额娘！

博果尔叫道：哥哥，那我要苏茉尔给你做的那个五色羽毛的毽子！

贵太妃轻轻拍了拍博果尔，微嗔道：你呀！打蛇随棍上！

孝端后正色道：你们两个，别成天顾着玩儿，就快要上书房了！

皇太极不以为然地：等过了今年夏天，再请师傅！秋高气爽，正是读书的时候。

福临天真地道：额娘就是我师傅啊！

皇太极笑着问：是吗？额娘教了你什么？

福临得意地：额娘教我国书（指满文）、蒙文、汉文，还有唐诗呢！

皇太极饶有兴致地：哦？那皇阿玛考考你，如今是春天，背一首春天的唐诗我听听！

福临：喳！皇阿玛。

福临走开几步，背着手想着走来走去。众人见他那模样，都不禁笑了。

福临背道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

皇太极、孝端后都惊讶地笑了，贵太妃亦勉强一笑。

福临回头笑道：皇阿玛，儿子背得对不对啊？

皇太极笑道：对，对，背得好！

大玉儿不敢丝毫得意，苏茉尔却暗中对福临笑着竖起大拇指。

孝端后笑道：福临真聪明！这诗仿佛不错，什么鸟啊、花儿的！瞧这孩子，奶声奶气的，念出来还真好听！

皇太极突然心中闪过一阵黯然，忍不住喃喃道：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……

孝端后、大玉儿互望一眼，知道他想起了海兰珠，都不说话。

善于察颜观色的苏茉尔忙道：皇上，九阿哥背得好，该赏他点儿什